

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

国际安全的概念

国际安全的目标

国际安全面对威胁的由来

实现国际安全的权力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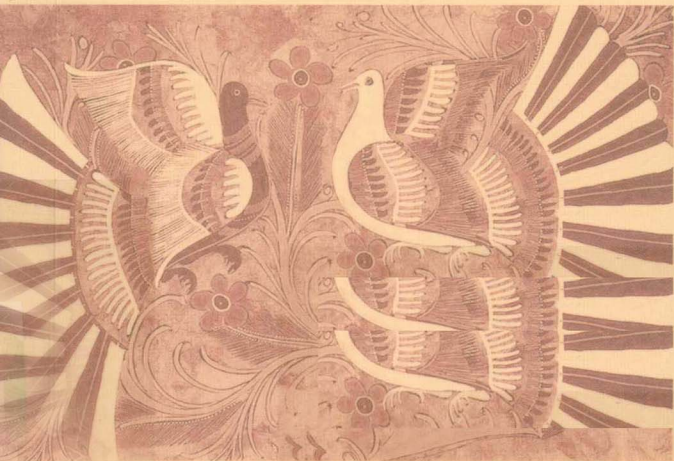
实现国际安全的合作途径

实现国际安全的管理途径

实现国际安全的特殊管理途径——军备控制

实现国际安全的特殊管理途径——核不扩散

大国和国际安全



朱明权 著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

朱明权 著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朱明权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809-1

I. ①国… II. ①朱… III. ①国际问题-研究②国家
安全-研究③军备-控制-研究-世界 IV. ①
D815.5②D8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311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

朱明权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47,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809-1/D·1839

定价 38.00 元

前 言

二十多年前,笔者在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开设了当时国内还属罕见的课程“军备控制”。十年以前,这一课程被进一步扩展成“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与此同时,作者也就涉及国际安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美国在西欧和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国的新安全观等,出版和发表了若干专著和论文。在这一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我既感到需要一本体系完整并且简洁清晰的教材,又感到应当使自己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理解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刻化,为此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安全与美国”,以了却自己的心愿。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其间有一年的时间被集中用于一个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项目),终于完成了课题的最终成果。在惴惴不安的同时,笔者又感到些许的轻松。

回顾这几年的研究历程,笔者深刻体会到以下两点。

一方面,在研究安全问题时,要尽力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作为生活在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地球村的中国公民,我们既有理由也有责任维护和促进自己国家的安全,同时又应当尽力摆脱狭隘和近视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国际安全所涉的各种问题,以在国际安全的目标和国家安全的利益

之间实现一个最佳的平衡。

另一方面,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乃是任重而道远,需要学术同仁们的长期和共同的努力。尽管安全研究近年来在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变得十分流行,尽管德国的黑尔佳·哈夫腾多恩(Helga Haftendorn)教授在1991年就提出了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和学科构建的重要性,但是国际安全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仍然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国际安全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其主体究竟是什么以及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国际安全学科的建设更是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例如,有人将国际安全等同于战略研究,也有人将国际安全视为和平研究,还有人把它当作对外政策与防务政策的结合。换言之,在国际安全学科的基本内涵的问题上,学者们还远未达成共识。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开设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课程的教学体会以及对相关问题进行的研究,为国际安全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建设作出努力。具体而言,在此方面本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对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概念的比较,以及对国际安全、世界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等类似概念的关系的厘清,本书就国际安全的主体以及标准展开了讨论,进而提出了国际安全的定义,即国际安全乃是指国际社会以及构成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了保证。具体来说它涉及三个目标,一是国际社会实现了和平与稳定,二是国际秩序建立在合理与公正的基础之上,三是人类免受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

第二,本书将通常分析战略问题的做法——界定目标、识别威胁和设计手段——移植到对国际安全的研究,从国际安全所要实现的目标(即国际安全的标准)、它们所受的威胁以及为实现目标和克服威胁而应当采取的途径这样三个维度入手,为国际安全这一学科领域构建了一个系统和简明的分析框架。

第三,本书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国际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的由来:(1)体系层次的,即在无政府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的自保要求和安全困境的形成;(2)国家层次的,即国家间利益的差异和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特别具有的进攻性;(3)国内层次的,即次国家角色、领导者个人以及国民对他国的错误观念的影响;(4)科学技术层次的,即现代科学技术直接以及间接造成的负面效应。这一分析框架发展了学者们经常从体系、国家和人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三层次分析框架。

第四,本书归纳并明确提出了实现国际安全的四种途径,即传统的单边主义的权力途径、多边的合作途径、管理途径以及军备控制和核扩散途径。前两种途径主要是针对威胁国际安全的各种结构性因素,特别是在无政府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的自保要求和安全困境的形成,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差异和一些国家特别具有的进攻性。后两种途径则主要是针对威胁国际安全的行为性因素,包括国际冲突的形成和加剧以及军备竞争造成的危险。

在力图为国际安全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建设作出努力的同时,笔者也希望能对它的理论建设有所贡献。为此,在梳理和消化国内外学者在国际安全所涉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一些自认为尚有某种程度的新意的观点。其中包括:

第一,本书深入分析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关系,并就各国应当如何处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国际安全的目标和国家安全的利益从长远来看是一致的,但是从近期来看两者之间可能出现某种分歧甚至冲突;在此情况下,各国将国家安全置于优先位置的做法一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其领导者(特别是大国的领导者)有责任将本国的利益最大程度地与国际安全的要求协调起来,而不能一味自行其是。

第二,本书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揭示了大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的政

策和作用的两重性,即不仅具有被动消极与削弱国际安全的一面,而且具有主动积极与促进国际安全的一面。同时,本书认为,这种两重性的产生既有适用于每个国家的普遍原因,即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总是将自己的安全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又有仅仅适用于各个大国的特殊原因。例如,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优越感的大国,美国在试图按照自己的理念塑造外部世界的同时总是不愿受到国际社会的束缚。

第三,本书在讨论实现国际安全的合作途径时,重点分析了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从纵向探索了中国的安全观的演变,而且在横向上将它与各国(包括西方国家)从20世纪后期开始对安全问题进行的反思结合起来,从而凸显了中国新安全观的生命力和普遍意义。

此外,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上,本书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本书正文部分一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提出了国际安全的定义,第二章阐述了国际安全应当追求的基本目标,第三章分析了阻碍国际安全的各项目标实现的威胁的由来,第四章讨论了实现国际安全的单边主义的权力途径,第五章讨论了实现国际安全的多边合作途径,第六章讨论了实现国际安全的管理途径,第七章和第八章讨论了实现国际安全的军备控制途径和不扩散途径(实际上属于特殊的管理途径)。结论部分则集中分析了大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政策和作用的两重性。其中的一些章节部分使用了笔者过去的研究成果。

还想说明的是,尽管本书的最终成果由笔者独自完成,但是在执行整个项目计划的过程中,我们有着一个优秀的团队。项目组的其他主要成员有复旦大学的潘亚玲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刘阿明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韦宗友博士、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毛瑞鹏博士、上海大学的张金翠博士。他们或者提供了本项目所需的阶段性成果,或者积极参与了课题组的各种讨论。与这些才气横溢同时又勤奋努力的年轻人一起工作实在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此外,复

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贺嘉洁、刘倩洁两位硕士生为本书的最后定稿提供了许多技术上的帮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和资料室的同事们则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给予了各种方便。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朱明权

2010年5月6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国际安全的概念	1
第一节 安全的概念和安全观	2
第二节 不同领域的安全和实现安全的不同途径	11
第三节 国际安全的定义	20
第二章 国际安全的目标	25
第一节 国际社会:稳定与和平	26
第二节 国际秩序:合理与公正	37
第三节 整个人类:免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	48
第三章 国际安全面对威胁的由来	55
第一节 体系层次: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体系和安全困境	55
第二节 国家层次:国家间利益的差异和国家的进攻性	63
第三节 国内层次:次国家角色、领导者个人与国民的错误 观念	71

第四节	科技层次: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82
第四章	实现国际安全的权力途径	92
第一节	单边的权力途径	93
第二节	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	104
第三节	大国的霸权	111
第四节	制衡政策	120
第五章	实现国际安全的合作途径	131
第一节	多边的合作途径	131
第二节	集体安全体系	136
第三节	国际规范和国际法	144
第四节	国际机制	155
第五节	地区一体化	163
第六节	中国的新安全观	170
第六章	实现国际安全的管理途径	181
第一节	不同形式的国际冲突及其源起	181
第二节	管理国际冲突的方法:从当事国角度分析	191
第三节	管理国际冲突的方法:从国际社会角度分析	203
第七章	实现国际安全的特殊管理途径——军备控制	215
第一节	军备控制的概念、目标和方法	216
第二节	当代军备控制的实践	227
第八章	实现国际安全的特殊管理途径——核不扩散	242
第一节	核扩散的发展、原因和争论	243

第二节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250
结束语:大国和国际安全	272
第一节 大国政策和作用两重性的普遍原因考察	273
第二节 大国政策和作用两重性的特殊原因考察:以美国 为例	280
第三节 克服消极性与做负责任的大国	285
参考文献	291
英汉人名对照	297

第一章

国际安全的概念

国际安全的概念十分复杂,甚至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混乱。一方面,这种复杂和混乱与近年来安全研究的流行以及安全概念的多样化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面这些术语: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集体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世界安全、全球安全、体系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传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等。在如此众多的安全概念中,国际安全这一概念具有何种特性?它与其他安全概念的不同及联系是什么?

另一方面,国际安全概念的复杂和混乱也与人们对它的不同理解有很大的关系。一些人将国际安全等同于战略研究。例如,本书作者手边就有一份美国某知名大学的教授所开设的“国际安全”课程的教学大纲。它讲授的内容实际是一些大国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的混合。另外一些人将国际安全等同于和平研究。还有人将国际安全说成是“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研究”,包括体系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三个层次。^[1]归纳起来,他们的分歧又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1] Patrick M. Morg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CQ Press, 2006, pp. xiii—xiv.

第一,国际安全的主体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所讨论的是谁的安全?或者说,“国际”是指谁?从字面上分析,国际安全应当是指国家间的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或 inter-state security)。但是,国际究竟指的是什么?与“国家”、“人类”、“个人”、“世界”乃至“全球”的概念究竟有什么异同?事实上,传统上在使用国际安全的概念时,更多的学者强调的是国际体系的安全,或者说国际秩序的安全。但是,从20世纪后期起,学者们的看法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的认为国际安全主要关注的是世界的安全,强调的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饥饿、自然灾害、战争等。有的主张国际安全主要关注的是全球的安全,突出的是那些超越国家边界的问题,如人口、环境、公共卫生、毒品等。还有的认为国际安全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安全(human security),重视的是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如贫困、疾病、环境等问题。更有学者认为国际安全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安全(individual security),聚焦的是人权问题。实际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可能除了“个人”这一概念以外,“人类”、“世界”、“全球”这些概念所描述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第二,国际安全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国际安全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即使人们对国际安全的主体取得了共识,认为国际安全是指国际社会的安全,那么,对在什么情况下国际社会才是安全的或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说对在什么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安全才是遭到了破坏或被认为遭到了破坏,他们的看法也会大相径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个人的因素之外,他们所在的国家的特殊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国际社会的发展状况都是颇为重要的原因。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涉及不同安全观(关于安全的观念)的问题。

第一节 安全的概念和安全观

为了深入理解国际安全这一特殊概念,必须先从理解安全这

一普遍概念以及安全观入手。一般认为,安全是指免受威胁、危险和伤害。而这种威胁、危险和伤害是有形的、物质性的,主要是由他者的军事手段造成的。但是,近年来,人们对安全的理解又有所发展,一方面扩大了安全的内涵,另一方面注意到了安全的主观性。

安全观是政策制定者与分析者关于安全政策(或安全战略)的一种观念和设想。除了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强烈影响外,安全观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们的背景、经历、意识形态、战略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安全观大致可以被分成三大类:保守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近年来涌现的新安全观。在界定安全的目标、识别安全所受到的威胁以及设计实现安全的方法时,这些不同的安全观有着重要的差别,但是又有着一定的联系。

一、安全的概念

关于安全的定义有很多。总的来说,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比较模糊、松散。例如,《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的定义是:安全是一种“处于安心的状态”,“免受危险”、“免受恐惧或者担心”。^[1]一般而言,安全(security)是一个与平安(safety)相似的概念。两者的细微差别是,安全格外强调受到保护免遭来自外部的危险。侵犯了这种受到保护的状况的个人或行动要对破坏安全承担责任。肖恩·凯(Sean Kay)则认为:“安全是指甚少存在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以及国家和个人的威胁。”^[2]

另一类则比较明确、具体。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安全是最高目标。只有生存得到了保

[1]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academic edition), <http://search.eb.com/dictionary?va=security>.

[2] Sean Kay,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s, Inc., 2006, p. 2.

证,国家才能随意地追求诸如安宁、利润和权力等其他目标。”^[1]也就是说,安全就是生存。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接受了这一看法。他说:“按照我的理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2]经济繁荣、公民的福祉、特定的意识形态等则被看成“非安全目标”。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说:“国家所努力确保和维护的东西,不仅仅是和平,还包括国家的独立地位和确保此种地位的前提条件——国家社会的持续生存。……国家准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惜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联合国宪章》把‘和平’与‘安全’两个词放在一起,正是表明了一种判断,即安全的目标可能与和平的目标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后者不一定占有优先地位。”^[3]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在赫德利·布尔心目中,安全是指国家的独立地位以及国家社会的生存,而国家社会的生存是实现国家独立地位的先决条件。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 Morgan)则在他的《国际安全:问题和解决》一书中指出:“安全被定义为免受他者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施加的损害的物质性平安。”他在同一本书中还讲道:“对于每个人来说,安全都是一种基本的价值。”^[4]

综上所述,无论是按照模糊松散的定义还是按照明确具体的定义,安全都是指免受威胁、危险和伤害。而这种威胁、危险和伤害是有形的、物质性的,主要是由他者的军事手段造成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对安全的理解又有了明显的发展。

一方面,这首先与威胁、危险和伤害的内涵有关,即对安全的威胁不仅是国家可能受到的有形伤害,不仅是国家生存面临的挑战,而

[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6.

[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46.

[3]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4] Patrick M. Morg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p. xiii, 1.

且还可能因为匮乏而产生,由于人类乃至个人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如对适当的生活水准的需求,对适宜的环境的需求。1952年,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就发起了关于扩大安全的内涵的辩论,认为国家安全应当超出对领土的保卫。1977年,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又提出,国家安全不仅应当包括军事问题,还应当包括环境和能源问题,应从全球的角度看待这些新的安全问题。〔1〕1983年,理查德·厄尔曼(Richard Ullman)在《国际安全》季刊上发表《重新定义安全》一文,明确提出国家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2〕同一年,巴里·布赞(Barry Buzan)提出,安全的定义应当包括军事、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各个方面。〔3〕1989年初,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T. Mathews)在《外交》季刊上发表同样题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强调国家安全必须将世界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包括进来。〔4〕正是因为这种对安全内涵的扩大理解,使得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和个人安全等新的概念相继出现。关于这点,后面还会谈到。

另一方面,对安全的新的理解与安全的主观性有关。以往,人们强调的是安全的客观性,强调的是国家、民族或者决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性,即安全(或不安全)是客观存在的状态,一个国家对自己是否安全的判断与实际状况总是相符的。如果一个国家是安全(或不安全)的,它——实际是它的政策制定者——就会认为自己是安全(或不安全)的。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实际是它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自己是安全(或不安全)的,那么事实上这个国家也确实是安全(或不安全)的。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观念的强调,安

〔1〕〔3〕 Sean Kay,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3.

〔2〕 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1983, p. 129.

〔4〕 Jessica T.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68, Iss. 2 (Spring 1989), p. 162.

全的主观性问题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赫德利·布尔指出：“平安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1]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对所获得价值的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担心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2]帕特里克·摩根说：安全是“免受伤害和感到免受伤害”，“免受伤害和感到免受伤害一样重要”。他进一步提出：“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安全都必须加以创造。人民、群体、领袖需要平安——犯罪率下降，暗杀和恐怖主义得到阻止。但是，他们也需要通过确信安全将会继续维持而感到平安。”^[3]与此同时，学者们还特别强调，某个国家实际的安全状况与它的自我认识可能有差异。一个国家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它——实际是它的政策制定者——可能认为自己是**不安全的，反之亦然。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哈罗德·斯普劳特 (Harold Sprout) 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 (Margaret Sprout) 等人就指出：“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们将环境想象成什么，而不是它实际上如何。”^[4]他们认为，决策者心中的环境与实际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J. 戴维·辛格 (J. David Singer) 警告说，在分析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时，“忽视认识和观念上可能产生的差异，其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5]。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 则断言：“不考虑到决策者对于世界的信念和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印象，就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政策。”^[6]肯尼思·

[1]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第 14 页。

[2] Roger Carey & Trevor C. Salm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Modern World*, St. Martin's Press, 1992, p. 13.

[3] Patrick M. Morg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p. 1, 263.

[4] Harold Sprout & Margaret Sprou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Free Press, 1969, p. 49.

[5]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p. 26.

[6]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8.